

# 大學衍義補



漢書門			
二	五	八	四
〇	三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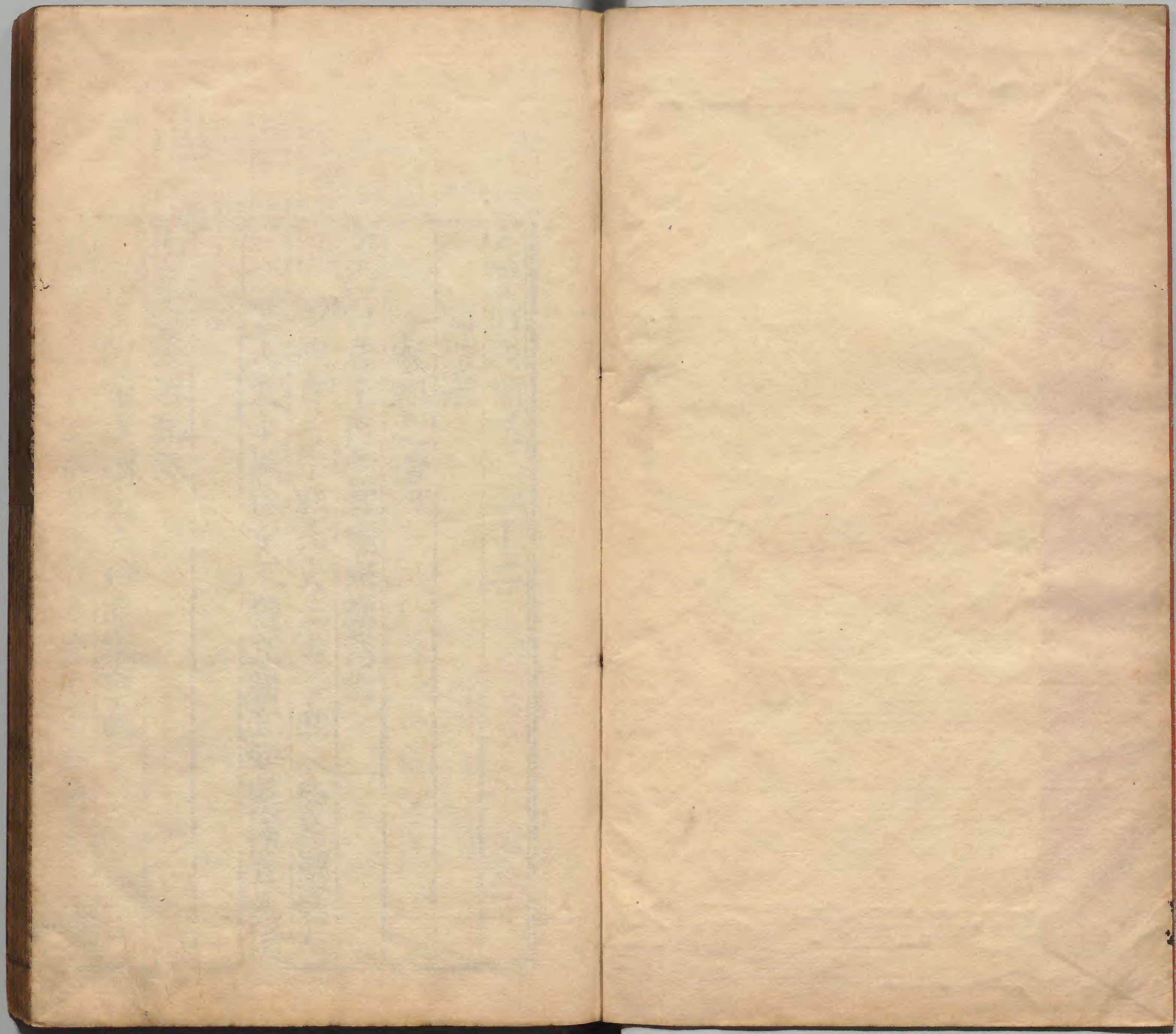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八	二	八	書
〇	〇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 8 )
函號	298	292

八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二

淺草文庫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中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臣按古者宗廟大夫三士二庶人祭於寢然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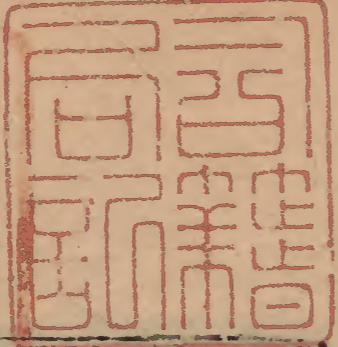
世大夫士無世官不得立廟宜如家禮立為祠

室

家造祭器為先

鄭玄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





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立木  
孔穎達曰有田祿得造祭器必先為祭服後為祭  
器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  
而祭器之品量其制同故可暫假故營之在後  
呂大臨曰孟子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四  
衣服皆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  
設祭器也有田祿則雖殺器四衣服皆不可不備  
祭器所以事其先粥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孝  
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則褻褻則不敬也立木  
所以庇其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

私亦不敬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  
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  
猶必告于宗子然後取祭

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  
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  
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  
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



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朱熹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

臣按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于宗子也乞

敕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其所會經事者如逮事曾祖或祖則許祀之不逮事者惟得

祭禰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產之時必須以一分為祭需原不曾有者衆共補之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如此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玄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

陳祥道曰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



周譜曰無田則薦言牲器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臣按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而好禮  
者無祭田苟有祿食及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  
祭不可拘田之有無蓋祭薦之禮子孫所以報  
本而反始後世禮教不行人家往往厚於奉養  
而薄於薦祭乞

敕禮官申明禮制凡有祿食及財產充足之家  
力足以備禮者有廢祖宗歲時薦祭者許族長  
責問其故有不服者俾以聞官貧而不能具者  
不在此限庶幾薄俗知所以追遠之禮亦有以

使民俗之歸厚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  
黍以豚稻以鴈

陳澔曰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  
孟月也

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方慤曰忌日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  
心瞿也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臣按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立為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祭

或問俗節之祭如何朱熹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

臣按家禮俗節則以時食註云如清明寒食

端午中元重陽之類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祀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將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孝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忽然於祖宗乎

劉璋曰人死之後葬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造墓之心何有限不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



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凡祭祀品味亦  
稱人家貧富一貴豐賤貴在脩潔罄極誠懇而已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然自漢明帝時有上陵  
禮自時厥後遂以歲俗柳宗元謂近世禮重拜  
掃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徧滿早隸庸丐皆  
得上父母立墓馬馱買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  
養者唐人亦有詩培土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  
王之句是寒食墓祭善祖宗父母其生時固已  
行之於其祖宗父母而為祖宗之後父母之嗣  
者乃舍其立隴而歲不一展省棄其留骨而時

不一奠薦乃誘之曰墓祭非古也可乎文公家  
禮附墓祭於時祭忌日之後可謂順人之情得  
禮之意矣

朱熹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  
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當以饗肉楮錢代幣帛者  
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官

臣按人子之事親當事死生事亡如事存  
吾之祖考平日所用之器皿衣  
所被之衣服  
如此及其死亡也而又別為器與服以事之豈  
不駭其見聞哉古人生用几筵俎豆則死亦用



几筵俎豆以事之今人之生所用者卓倚杯盤  
死所用者亦當以卓倚杯盤是即朱子所謂從  
宜者也政不必泥於古一惟稱家之有無隨俗  
之所尚惟誠惟孝起敬起墓雖不能一一如古  
人行禮之度數而古人行禮之心則固常存也

儀禮曰士病禱五祀

王制曰大夫祭五祀

月令春月其祀戶夏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

祀行行謂道路季夏之月其祀中室中上醫神也

臣按古古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

或立雷竈或立戶夫竈者人家飲食所需而中

雷之祭即土神也

本朝禁淫祀惟許祭竈然土地之神朱子文集

中有祭土地文則人家亦可通祀若夫士庶征

行遠方出入之際亦可準古人祖祭以祀門或

戶以上人家祭祀之禮

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

為始繼別為宗別子為祖於正適也為祖者別與後世

為小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程頤曰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人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之尤弟宗其小宗子也

臣按大宗則一大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是為大宗小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禮經別子法是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而為諸侯廢子設也與今人家

不相合今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為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為大宗統族人主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為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張載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



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  
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  
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  
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

陳埴曰宗法為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寢多姓  
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  
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胃始今世文臣無  
世襲法惟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  
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

與夫鄉里稱為大族鉅姓自謂為士大夫者  
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字各為譜系孰為始遷於  
此者孰為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為大  
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  
長者為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  
為繼曾祖小宗某與某同祖某與某同禰各推  
最長者一人以為小宗其分析踈遠者雖不能  
合於一處然其所以聚會于一處綴列于譜牒  
者則粲然而明白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具  
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



支絕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即將其名  
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第承  
所生父母以為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  
制亦禮廢羊存之意

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  
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  
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  
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  
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蓋自春秋  
鄆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

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黃潤王

勤

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為大

宗庶子為小宗小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  
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

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民不知  
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

臣

按黃潤王謂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為

今制然觀宋儒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  
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

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為立



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况庶民乎然則今庶民無子者往往援律令以爭承繼非歟謹按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與天下約法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為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天下既定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為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

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切詳律令之文所謂立嗣之後却生親子拜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及若有親生子等辭皆謂其人生前立嗣也無有死後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



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其前  
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  
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為律令以禁戒之也令  
如漢高祖入關之約法律乃令蕭何所次者也  
斷此獄者當以律文為正若夫其人既死之後  
有來告爭承繼者其意非是欲承其宗無非利  
其財產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脇之使  
繼彼肯從哉春秋推見至隱而誅人之意請自  
今以後其人若係前代名人之後或在  
今朝曾有未嘗顯宦者以宗法為主先求繼禰

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又次繼高祖  
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及同  
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之子雖其世系  
比諸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  
之他所以然者以其於所養之人有鞠育之恩  
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凡有為人後者除  
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  
孤之子不許所以不許者為人後者為之子為  
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為伯或為  
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已父母為伯叔可乎是貪



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  
以上宗去及  
無子立後

以上家鄉之禮中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三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下

周禮小吏掌邦國之志也誌奠繫世辨昭穆

臣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

程頤曰管攝夫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人無



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  
人既重本則朝廷之世自尊

臣按古者設官以奠繫世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後則人家自為之當時有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大夫家亦往往放而為之然朝廷無一定之制人家興廢不常合散不一或有作者於前而無繼者於后請為之制除貧下之家外凡有仕宦及世稱為士大夫者不分同居異籍但係原是同宗皆俾其推族屬最尊者一人為宗子明立譜牒付之掌管不許攀援名

宗遺落貧賤遠者俱治以罪以上宗譜

爾雅曰父為考母為妣生日曰父母死曰考妣父之考為王父父

之妣為王母父稱祖母稱祖母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之

妣為曾祖母曾祖猶重也今推曾祖母王父之考為高

祖王父曾祖母王父之妣為高祖母高者言最在上今稱高祖父高

祖母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

祖祖母與祖同行輩者今父之舅與昆弟先生為世

父后生為叔父與父同輩行者

黃幹曰叔父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為孟仲季也呼  
春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舍春字而但言



孟仲季也古人以為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也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

臣按世俗稱伯父與叔父為伯叔非是蓋伯叔同輩行之稱也合如爾雅加以父稱然爾雅謂伯父為世父蓋以為嫡者嗣世統也宗子居長者稱世若非嫡通以伯稱

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文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四者皆與已父生者父之姊妹為姑女子與父同輩行者稱姑與祖

同輩行者稱祖姑與曾祖姑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

兄弟今稱從兄從弟俗云堂兄弟蓋從又而別也從祖父父之從兄弟

子相謂為從祖兄弟今相再從兄再從弟蓋從祖而別也族父父之從祖兄弟

為族之子相謂為族兄弟從曾祖而別者兄弟族兄弟

之子相謂為親同姓謂從高祖而別者五世之外雖無服此諸同姓猶親子之

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今稱重孫曾孫之子為玄孫親屬

也玄孫之子為來孫有往來來孫之子為暋孫暋後

暋孫之子為仍孫仍亦重也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

臣按以上人家宗族之親屬相稱呼者

母之考為外王父今稱外祖父母之妣為外王母今稱外祖母



母之弟弟為舅其妻為舅母俗稱姑姑母之姊妹為

從母今稱為從母之男子女子為從母舅弟姊妹

臣按以上母黨之相稱呼者然止有從母之子

之稱呼而無舅子之稱呼何也又世從謂母之

姊妹為姨姝不知姨者妻之姊妹同出也降尊

以就卑非禮也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今稱外妻之姊妹同

出為姨今稱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今稱男子謂姊

姝之子為出俗謂女子謂弟弟之子為姪女子子之

子為外孫今人通謂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

婦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婦謂長婦為姒婦世謂之

臣按以上妻黨之相稱呼者又有所謂姑之子

舅之子妻之弟弟姊妹之夫皆謂之甥者註謂

四人皆敵體故更相為甥在當時習俗已成則

可後世所謂甥者止以稱姊妹之子而臨文者

或以呼人之婿而謂姑舅之子為中表兄弟未

子語類云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

爾雅雖古書然且當從俗不然駭人之見聞也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謂夫之庶母為少

姑夫之兄為兄公俗謂之夫之弟為叔俗加夫之姊



為女公俗謂之姑夫之女弟為女妹自唐以來稱為小姑故詩有先遣小姑子之妻為婦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入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俗謂之親家唐以來則四門親家宋人戲作實兩壻相謂為亞前代謂之僚于四門賦亦有此語

臣按以上婚姻之相稱呼者

子夏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黃幹曰按此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女子子名也古人謂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以子呼之今乃謂之

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為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為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臣按古人姊妹於兄弟之子且有稱呼顧兄弟於兄弟之子獨無稱焉而一槩以姪稱則是男女無別矣然則曷以為稱曰古謂同祖兄弟為從兄弟謂母之姊妹為從母則當稱從子為是蓋嘗因是而通論之考爾雅有釋親一篇專叙親族稱呼之別然古之稱呼與後世亦有不同者故錄於此以為人家相稱呼之則臣於是竊



有疑焉夫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有一物必有一名凡物皆然而况人為萬物之靈者乎竊怪古之人造字立名之始何獨詳於物而略於人哉如舅之一名或以呼夫之父或以呼妻之父甥之一名或以呼姑舅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女子之婿乃至舅弟之子惟女子稱姪而無男子之稱其中類多假借混同者顧乃於草木虫魚之品條分而類別之釋名者於一馬之賤因其毛色而有數十種之稱造字者於一玉之微隨其形色而有數百品之別人家親屬稱呼

乃人偏之大綱名正然後言順言順然後上下相安而可以致爾雖之化非細故也臣謹因時俗之稱而質以古人之制略為之分別庶幾通古今之宜合禮俗之變其於風化亦或有補上

魏屬稱呼之禮

儀禮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膳乾雞也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其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



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  
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  
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  
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  
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劉敞曰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  
者也必依於贄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  
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

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  
贄主人三辭贄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礼相接士  
以礼相諭庶人以礼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未者未  
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  
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礼者人道之大也  
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迹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  
交而毋迹於禍也

臣按古者相見必有礼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  
紹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  
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后容其見聞其有贄也



又辭之至三而后敢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此一贊之微而且力辭固拒如此當世之士夫相與者豈復有狎暱被蕩之失交通賄賂之私哉

曲礼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俯手以揖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不敢當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欲客先升主人先登客從之捨音級階之聚足后足与前連步繼進以上上於

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戴溪曰盛哉先王之礼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

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避不違於此乎可以觀

禮矣

玉藻曰士於大夫不敢拜迎恐大夫答拜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陳澧曰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



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  
夫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  
而答其拜則走以上接見

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  
客然後客坐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進饋也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  
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不摩手而出汗

陳澔曰降等謂爵齒卑於主人也不敢當主賓之  
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見客  
起辭故亦起而致辭於客客乃復就其坐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置長者所長者辭少  
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醕盡也少者不敢飲

王子墨曰禮莫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食之際尤  
人情之所易縱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一飲之  
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習人敬順  
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瀆尊犯分之心何自  
而有哉

子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熹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  
出不敢後



祭義曰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李觀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鄉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鄉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

方慤曰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齒之矣然此特

貴貴之義耳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鄉里之會有官秩者一命猶與鄉里論齒再命惟與宗族論齒三命雖宗族亦不論齒所謂不齒者李氏所謂異席是已蓋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列設席以異之非謂越席而居於其上也  
以上鄉人飲酒會列之禮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



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  
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臣按呂氏鄉約四條其三條必須立約置籍然後可行惟禮俗相交一節鄉里間常行之禮也今詳具于下一曰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及凡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已十歲以上凡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相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謂稍長少者謂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二十歲以下者二曰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

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  
賀謝皆為禮見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  
請召皆為燕見尊者受謁不報長者歲首冬至  
具榜子報之餘令子弟以已名榜子代行凡敵  
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曰凡見尊者長  
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  
否有他幹否俱無妨乃通名主人使將命者先  
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  
人揖以手作之升堂禮見行四拜禮衆人旅見  
則同拜少者拜則答其半幼者拜則受之主人



命之坐則揖謝而坐如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  
退主人送不出門出大門乃上馬若時常燕見  
則不拜凡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以俟禮見  
則再拜退則主人送出門請上馬俟行乃退凡  
尊長往少者幼者家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  
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若是來  
報禮則再拜致謝退則就階上馬主人自送而  
退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  
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  
而行或皆乘馬於尊長則迴避之避不及則下

馬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拱揖俟過乃行若已徒  
行而尊者乘馬則立俟其過長者則迴避之若  
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  
然過已遠乃上馬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拱  
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遇少者  
徒行不及避則下之幼者不必下舉鞭謝之三  
曰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  
書禮薄則不用書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  
者以書簡明日各遣人互相謝召少者用客目  
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



士類則否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  
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  
亦不以齒註異爵如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  
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婿家為上客皆不  
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  
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  
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今世俗以東於上宜  
隨俗主人立西客立  
東主人取盃親洗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  
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  
卓子上向主人對拜與客取酒面外跪祭少許

於地興飲之以盃授賚者又與主人對拜若非  
以揖代拜客亦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  
事者遂執盃以獻主人主人受之亦置卓子上  
向賓對拜與主人取酒面外跪祭少許於地興  
飲之人與賓對拜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但揖  
不拜不祭若昏會姻家為上客雖少亦拜曰凡  
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  
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礼有飲  
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至其家省  
之四曰慶吊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言事如



冠子生子領薦昏姻之類則賀之有凶事如喪  
葬水火盜賊之類則弔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  
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或其家力有不足  
則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  
未易服則便服往哭弔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  
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服具酒果食物往奠  
之及葬則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曰  
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  
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人致  
奠

奠

以上鄉里  
相交之禮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微宮室二曰族  
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  
衣服

吳澂曰本俗猶言舊俗也微宮室者野廬邑室各  
得其所使之安居而不忍棄族墳墓者祖先考妣  
相聚以葬使之依慕而不忍舍此民德之本也由  
是而聯兄弟則受田同并手足相助其情意有所  
不能忘由是而聯師儒則黨庠遂序同其模範其  
道藝有所不可間由是而聯朋友則同門合志交  
相琢磨其信義有所不可去又同其衣服以一其



習而使其德之歸一焉

張統曰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然經言百世而沒其共嬰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亦難為之制爾假令以一生二為法自二而下倍而數之究于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禰之宗將居其半唯大宗當祭于廟餘皆室祭室祭無所君子之所隱也且子事父母問安視膳各欲盡其私情若干人聚居一有不愜勢必有向隅而泣者於斯二者處之特難蓋無私恩則不足以親親無公義則不足以尊祖私勝則義為恩揜

公勝則恩為義屈節其親疏量其恩義執兩端而用其中上不忘一本之澤下不失群從之懿自非權度精切何以與此竊嘗因父子異宮之說而思之大略倣古者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宅各有祠而總為墻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為舊俗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本然之道溥古所行者今則變而澆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雖然萬民之積起於一民萬家之所以同者由乎



一家之積也是以古昔先王經理天下以安萬  
民必自本俗始正本俗必自民家始是故因民  
之族一民之俗居必同室也而規制不得以自  
異葬必同壤也而兆域不得以自別聯兄弟使  
之叙輩行以相稱謂聯師儒使之合席硯以相  
肄習所交游者必同一其道而不得以友非類  
所衣被者必同一其製而不得以為異服如此  
則家不殊俗矣由一家而合之一方由一方而  
合之四方莫不皆然則天下之平其基在此矣  
溥古之本俗豈不於是而復哉夫以先王之世

於凡民之宮室墳墓兄弟師儒朋友衣服皆為  
之處置乃獨於其日用之飲食略焉張統謂聖  
人非不欲之難為之制爾嗚呼信乎其難也何  
則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  
五口八口為率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八口數  
口之家是也民年六十以所受田傳其長子其  
次子是為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  
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百畝之外又受田  
廬之地五畝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由是觀  
之三代以前蓋無累世同居共爨之制可知也



然則漢唐以來往往於累世同居者旌其門復其役夫豈無其故而然歟蓋以世道日降民俗日偷乃有一家焉獨於道隱民散之餘而為合族立宗之舉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其潛銷密移之化安得不為之率德勵行使民之所勸而強於為善哉然此特人君之微權耳非生民又處之常道也蓋天下之土地有限人民之生息無窮考史自唐以來民之同居者久不過十世踰十世而不散者蓋無幾焉是雖勢之不得不然而亦理之窮而變也張統論欲倣古諸

侯廟制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為墻宇以身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臣竊以為一姓之家一族之產十世之後非併諸其鄰安得地以容之哉然則為之計也柰何曰其已然者朝廷當為之維持輔其所不及助其所不足蠲其所不能子孫之茂異者擢用之其不率教者懲治之如此則其家範久行而族居不散矣若夫人家之所以自為計者蓋思曰合族以居共爨而食豈非美事哉然吾之恒產有數而子姓之生息無已一日不再食則飢一歲不製衣則



寒一人不得所則戚創立之初三四世間固若  
易為矣至於六七世之後食指日多費用日廣  
何所居以安其身何所出以給其用可不豫為  
之慮詳為之計哉且三代聖王經世之典所以  
詒厥孫謀者數世之後尚不能無變更况人家  
乎蓋人人須有所居止日日須有所食用勢至  
不能容力至不能給必思所以變通之道宜一  
準周官本俗而不失其意是故居固欲燬宮室  
若地不能容不得已而別遷必合衆力為之營  
構而不失舊燬之規葬固欲族墳墓若地有所

礙不得已而別厝必墮支派為之布列而不失  
族葬之舊兄弟之聯稱呼必合其輩行命名則  
同其偏旁師友之聯肄業則一其道德交游必  
同其臭味以至衣服必為寬博之製不尚詭異  
之飾使人望而知其為一家之群從子姓也家  
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為之生計壯者為  
之身計老者為之老計老者為之死計無子者  
為之後計而又時脩譜牒詳明世系祭有祭田  
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  
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



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  
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  
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  
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戶別籍私家既為之則範  
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為之禁令而  
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  
而本然之道常有淳古之俗可復矣臣輯為家  
鄉之禮凡人家所當行者既已類叙如前而又  
引周官本俗安民之法以總結之者期天下之  
人家行古禮鄉復本俗必如周禮大司徒以致

萬民之安者以立治平之基

以上累世同居之禮

以上家鄉之禮臣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夫天下之所以平者雖  
由人君脩身以齊其家舉而措之於國天  
下然天子有天子之家諸侯有諸侯之家  
卿大夫有卿大夫之家士庶人有士庶人  
之家家必齊而后國可治國必治而后天  
下可平天子親其親長其長固足以示則  
於人人而致天下之平矣然天子一家耳  
諸侯之家以百計卿大夫之家以千計士



之家以億計無人之家以億兆計人人皆有親皆有長而必欲一一親之長之無一家之不然方是天下之平苟億兆之中而有一人之或悖焉則亦非所以為平矣嗚呼自非居人上者化之有道處之有方又曷以致其然哉大學釋治國平天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此化化之道爾苟有化之之道而無有所以處之方天下之大教之容有所不及萬民之

衆化之容有所不周此為治者所以不可無處之之方也化之之道孔子所謂道之以德也處之之方孔子所謂齊之以禮也人君為治既正身脩德以示其化之之則又必本其彝倫之理因其性情之宜制為節文立為儀則必使無一人無一家不率吾之教不遵吾之禮而又有政以輔其所不及有刑以限其所必從是則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夫然則天下之六萬里之遠億兆之衆無一人而不親其親



長其長無一家而不親其親長其長合億兆之家皆如一家人父子兄弟然倫理以明風俗以美乖爭陵犯之不侬而均齊方正如一矣噫天下之平至於如此豈非比屋可封之俗雍熙太和之世也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上

易萃王假有廟

程頤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群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未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



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射饗  
能祭其性然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程頤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按天  
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  
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  
繫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

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祢交皆  
聚已之精神以合具渙者也

臣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之生物散其氣

於萬類。祖之生孫。散其氣於衆支。人乃物之一。  
而人君於衆人之中。而為天之宗子。萃上天生  
物之全氣者也。吾所以得天之全者。承吾祖。吾  
考之所得於天者。而有之。以為吾家之宗子。人  
物莫不得天之氣。而吾獨受其全。子孫莫不受  
祖之氣。而吾獨受其正。必欲合萬類之散。而咸  
歸於天。是以享帝于郊。合衆支之散。而咸依乎  
祖。是以享祖于廟。是則郊天享帝。非獨以之報  
本。而反始。蓋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  
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生。一天也。廟享



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  
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內而一家之心不散則  
彝倫攸敘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義以篤聯絡  
而親比確為磐石之宗天下之人孰敢侮予哉  
由中而達外地非一方人非一姓莫不具其水  
木本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勢雖分散而心則  
同歸地雖隔越而心則嚮往不出壇墀之間堂  
陛之近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  
至先儒謂繫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豈不  
信哉

虞書肆

也類于上帝禋

精意以享之

于六宗望

望而祭之于山

川名山川

也

于群神

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孔穎達曰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  
祭之史略文耳

蘇軾曰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此之禋六宗

望山川禘群神蓋與類上帝為一躋爾

朱熹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

其禮依郊祀為之上帝天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

祀有六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胡宏曰固有大事告于天地以及群神禮之常也



祀上帝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闕焉何也意者類之為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為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厚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發祭而於非常之禮凡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為主而類聚群一禮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以成周為主而強牽在前

數言者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為正其禮雖為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朱熹曰誠感物曰誠益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

商書伊尹申誥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蔡沈曰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

臣按誠之一言感神之本自古帝王傳授心法



之要不過此誠而已是誠也首見於虞書然言其義而已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伊尹之此言夫帝王之道無一而不本乎誠而於感格神天之際尤其精禋者為承天命以居帝位而主百神之祀者要當以是誠為本傳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蔡沈曰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

祖已曰嗚呼王司也敬民罔非天胤也與祀無豐于

也近

蔡沈曰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徽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呂祖謙曰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脩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略過豐飛雉隨卽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天既賚之過失微形天遽儆之固見天之儆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黷于祭祀禮煩則亂說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覬領略警省深矣而此心終難除



氣質偏厚者尚難變乃知行之果為艱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于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有過豐即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後世人君往往昵嬖倖奉邪術備所不當備之物祭所不當祭之鬼褻天而瀆神費財而害民遂因而致災異之變起禍亂之端者亦有之矣非獨為君者之失

而一時所謂大臣諫輔者默默而罔聞知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又從而開導從臾之而為之營規制作讚頌噫斯人也其傳說祖已之罪人歟

祀典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也盛禮祀于新邑咸秩序無文

蔡沈曰言王始率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臣按祀典固有常禮然於祀典之外而義所當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廢也然謂之義者必合於



人心之宜當於天理之正者也。否則非義而不可祭矣。非惟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蔡沈曰：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臣按此言乃周公託為成王之言，以告多士也。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莫不恤祀，則是自古帝王為治，莫不以祀事為先，可知矣。然祀而謂之恤者，蓋祀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所以安神之靈，而廢祀則神無所嚮矣。殷之民士不明厥德，多廢其歲祀，蓋於神有所不暇恤者。

矣。此成王所以舉其先世明德恤祀之故，以爲之告歟。

呂刑王曰：乃命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群后之逮在下，明明顯明之理棗常舜常之性鰥寡無蓋無有蔽蓋。

呂祖謙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



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煮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群后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臣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以神性之興。皆於衰亂之世。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興非鬼之祭。以求無望之福。然後下之人。從而應之。謂福可以禱。而得禍可以祈。而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徇異端之所為。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蠢蠢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偽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脇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



制為祭祀之禮。秩乎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  
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

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謂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不許士民習學崇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一端也。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兼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蓋古者雖敬於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樂以告之。牲牲肥脂。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備。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夫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發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縱閻闢之內。是其為則未嘗略也。又况祭祀不離於九式。初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臣按人君為神人之主有人民社稷之  
所以為法則以治都鄙者不惟馭乎  
有以馭乎神焉夫謂之則者一定  
人之濶者也凡夫天下大邦小國  
所當祀之神當秩之典其法則  
焉不可得而僭也亦不可得而廢也未有者  
創其始已有者不敢廢其成必承命而後敢行  
既畢事而必反命先王所以馭世立法其嚴如  
此此法誠行安得有倍臣而旅泰山諸侯而行  
郊祀者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與祗同  
鄭玄曰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謂祀之  
祭之享之

臣按禮有五吉禮為之首禮而謂之吉者以祭  
祀有受福之理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大宗伯掌  
之大宗伯之職掌邦禮而禮之大者在祀故首  
以為言上言建邦據王言也下言佐王建保邦  
國則統侯國言之矣謂之建者謂封國則頒祀  
也謂之保者謂祭祀則受福也所謂祀之享之



祭之凡十有二分見各條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為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

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為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為之位焉國之大事在禮上宮之大者大小宗伯大宗伯掌祀



神之禮。小宗伯掌禮神之位。位者棲神之所。禮者事神之儀也。神必有所棲。然後禮可行。禮必有其儀。然後神可接。此成周設官之大意也。一肆師陳列祭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鄭玄曰。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山川百物也。物也。臣按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卽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而以玉帛牲牲明其大小焉。然是主

祀也。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為先後之序。不必先大後小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求長貞正也。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賈公彥曰。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曰六祝之辭。

吳澂曰。順祝者謂天人和同納于大順也。年祝者謂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也。吉祝者謂歛時五福吉無不利也。化祝者謂化被六極以為和氣也。瑞祝



者謂天不愛寶形為上瑞也筴祝者謂龜筴不違於人是謂大同也

臣按大祝者祈祝大事也郊天地祀社稷享宗廟先王既盡內心之誠於備物之祭然無辭說以通達焉則無以致吾感格之誠故設大祝之官掌六祝之辭所以薦吾之誠而祈神之嘏也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

王昭禹曰夫鬼神示與祗之於人幽明異勢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

凶則同鬼神示固有其道矣所祈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而已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詣其所若造于祖也禴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榮若春秋祭榮之屬攻若翦氏以攻榮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氏以攻說禴之之屬凡此皆所以祈福祥也夫福祥之所以為福祥無災禍之謂也去其災禍則福祥在是矣祝者其辭祈者其事大以祝辭 事鬼



神而祝之中。又名因其事而祈之。以同乎鬼神。易所謂與鬼神同其吉凶。其斯之謂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

吳澂曰。號者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神號者尊天曰皇。天上帝。鬼號者尊祖曰皇祖。伯其示號者尊地曰后。土地祗。牲號者。牛曰一元。大武之類。齋號者。黍曰薌。合之類。幣號者。幣曰量幣之類。致美於牲幣。所以致敬於鬼神也。

臣按所謂號者。易其常名。以為美稱。用申其所

以尊而敬之之心焉。

禮記。曲禮曰。踐履也阼主階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

事曰嗣王某。

陳澧曰。祝辭稱孝王某者。事親之辭。嗣王某者。事神之辭也。

吳澂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

臣按其者。天子之名也。孝三某。嗣王某。皆祝辭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呂大臨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  
天下而有之冬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  
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五祀則春祭  
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歲  
徧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  
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境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  
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天  
子至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惟於士言者舉

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  
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  
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  
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大臨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  
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脩之壇墠而輒  
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所祭而祭之如法不



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淫過也以過事神弗享也故無福

陳淳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不敢僭諸侯而祭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故曰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正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未當祭

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甯武子之不祀相皆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為得矣

王制夫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陳澔曰視三公視諸侯諸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者嘗有功德於民



不宜絕其祀也

朱熹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下者這一箇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蓋天子繼天以出治凡其治之所及其人民土地皆為所有是凡在天成象若日

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丘陵之類人生其間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氣魄皆與之相為流通貫徹雖其物之殊形其人之已往然吾一念之誠既立於此則彼雖高高於九霄之上纍<sub>上</sub>於萬里之遠寥<sub>上</sub>於千百世之又莫不翕聚於盼<sub>上</sub>嚮之間感享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苟縱欲敗度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攘竊神祇之牲犧牲則吾之精神既不于於冥<sub>上</sub>之間而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天上許多星



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有必然者矣噫  
彼昏狂之君至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為而荒誕  
者又馳心冥漠之域而蠹財勞民以從事乎鬼  
教二者之失均焉惟禮所得為者為之斯為中  
道矣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為越猶躡而行事

鄭玄曰不敢以卑廢尊也

孔願達曰私喪卑天地社稷尊雖遭私喪既殯已  
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未葬之前屬紼于  
祭天地社稷須越躡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

六宗山川之神則否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  
之是之謂越紼

臣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比問程頤頤謂古  
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  
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張  
載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  
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  
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為後世人君  
往往于柩前即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



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  
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  
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  
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以上總論祭祀之禮上

鄭曰對宋英宗時嘗出林入必出問對則則謂古  
之異之階越擬早天地社稷尊雖貴必與死  
對曰曰不祭階宗廟爾唱天此其豈疑未與曾祭  
六宗山川之軒限否

學術義補第五十五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下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表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  
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前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謂地不愛寶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天  
下皆知服行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貴賤之禮  
孝慈之道



臣按先儒有言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觀之則聖人制為祭祀之禮者非但以致吾之誠報神之德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其咸安其分盡其職以報乎上焉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為祈私福不麾快也蚤時為快不樂禘也禘大為可樂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陳澔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褻大為可樂也奠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湏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陳澔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



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待神而不敢干以已  
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辟讀為弭

陳澔曰此泛言祭禮有此三者之例辟讀為弭如  
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  
弭之也

方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詩噫嘻  
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  
已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  
報社稷是也

臣按禮器既言祭祀不祈而此又云有祈焉而  
周禮六祈又有祈福祥何也蓋祭祀之不祈謂  
孝子行歲事也若夫為民而有所禱祠因事而  
有所祈禳是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禮緣人情  
而作聖人為之節文使其有所限而不敢過求  
有所法而不敢妄求後世此禮不明時君不知  
所守徃徃為邪僻之所惑而有非分之祈不求  
之於祭祀而求之於齋醮不求之於典禮而求  
之於鬼教卒之無所得而反致禍於身貽也  
生靈者多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祈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

陳澧曰。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五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泰昭。壇名。祭時祭四時也。方壑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而言耳。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為言。



尊也。方有四而位則八。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  
臣按先儒謂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  
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而此  
所載謂四時班序寒暑節運水旱祈禱之禮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澧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臣按所謂祀典卽所謂祭法也。祭法一篇自燔  
柴于泰壇。以至終篇卽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柴望秩于山川。編于群神之義。疏也。自古

經籍言祀典者莫先於虞書。莫詳於祭法。夏商  
之禮無可考。周之禮文詳備。然皆不外乎此而已。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去聲鄉  
鄉之然後能饗焉。

葉夢得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  
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  
祖也。志之所向。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  
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祖。

臣按天道莫尊乎帝。人道莫親乎親。所以饗之  
者。備其禮物也。非難而致其來享也。不易自非



仁孝誠敬之至豈能得其降格歆饗於冥冥之中也哉必也心志之歸向念念不忘無一息而不存其誠無一事而不盡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然庶幾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在其止如在其左右乎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天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有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玄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

方慤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中出非外至者也

臣按為治以禮為本行禮以祭為本本祭以立禮本禮以為治此三代之治所以盛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臣按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祭統之所謂福則異於是既訓之曰備而又曰百順之名蓋必備衆善於已由中及外無一之或闕無一之或逆也洪範之福出於天祭祀之福由乎已在已者既盡則在天者亦可因是而得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音同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齊戒祭祀之意莫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



德以是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齊也其嚴  
如此後世齊戒者唯禁不飲酒茹葷御內而已  
而於音樂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犬宰告戒之  
時殿廷尚為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徃徃鼓琴  
博奕以為毋犯於齊殊非古人齊者不樂不敢  
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脩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  
及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呂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  
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臣按季梁謂聖三必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宮之  
奇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臣者可謂知  
事神之道矣後世人主不知正身脩德而徼福  
祉於窈冥不知勤民脩教而希神貺於牲豆為  
之臣者非徒不能規正而反有以啓導之皆二



臣之罪人也

史嚳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  
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臣按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若其可以理求亦  
可以非理求則是二三而非壹矣豈所謂聰明  
正直之神哉是以人君為治必專心民事而絕  
地天通恐小人譸張為幻以惑世誣民而兆禍  
亂也

衛遷于帝立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  
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

言鄫即乃夏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  
後自當祀相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臣按鬼神各有族類國家各有命祀故人於鬼  
神非族類不可祀非命祀不敢祀孔子稱楚昭  
王知大道蓋以其明乎天地之性識乎幽明之  
故達乎秩祀之義也彼區區焉留心於禱祈崇



祭之事不顧先王之命祀越境而祭其非所當祭之鬼者豈非小道也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臣按有非常之功德必享非常之祀典

穀梁傳曰宮室謂齊宮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按祭祀當用之物當用之人當用之器一有所闕皆不可祭

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朱熹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又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或者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臣按上自天子下而庶人皆有所當祭之鬼夫



人之於鬼其所以當祭者以其精誠神氣之相屬也苟不相屬則人自人鬼自鬼豈有感通之理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熹曰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又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陳淳曰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道理

臣按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舖啜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卮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彼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邪此在

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程頤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朱熹曰孔子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祖禹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臣按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謂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恐無感格之理是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洪武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  
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



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文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程頤曰人多信鬼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為禳祀禳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捥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源乎先三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眾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



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

臣按朱熹上封事於其君此其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也蓋義理明則此心洞然無所疑惑故於所當祭者祭之而不疑於其所不當祭者絕之而不惑其間所謂致精學問一語真誠明義理之要也義理苟明則天地之性萬物之理昭晰於心目之間而神怪非類不能惑而罔之矣

以上總論祭祀之理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上

唐書肆類于上帝

朱熹曰類是祭天之名與旅上帝同其義不可曉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祀典之載於禮者莫先於舜典也上帝之祭前此未有其名雖易有殷薦上帝之象然象



乃孔子所筆也。書之所謂類者，蓋虞廷史臣之辭。在周前千有餘年，臣竊意其所謂類者，史臣紀舜受命之初，其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

祭天地，則必為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制。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



之言非解書也。夫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類常祭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礼者何時？此所謂類者何所謂乎？我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礼，此所謂六宗山川群神，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饗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萬世所當遵守。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熹曰：小序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

臣按自古論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為據。朱熹深辨其非，夫用此一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說，非但如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玄曰國語云精意以享之謂禋

程頤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

胡宏曰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主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指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臣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禋燎三者祭天神也血祭狸沈鬴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裸饋食祠禴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之祀有昊

天上帝而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立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立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同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胡宏曰樂六變而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此豈



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恠之辭也。則又以為神降示出，然後可得而禮。曾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為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豈待神降示出然後行禮哉？

吳澂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既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祭祀合樂之際，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並用矣。而其下則止用黃鍾大呂雲門祀天，止用太簇應鍾咸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為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凡作樂必律呂聲音

並舉克諧而不相奪倫，然後成樂。今既各自為用，何自而成樂乎？况周家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之頌。今攷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攷之詩，禘禘而其未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亦無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序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



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  
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况攷之於  
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鞀磬祝敔簫管等  
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  
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  
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  
與焉况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  
分而象德耶攷舜之作樂感格之效自近以及遠  
今乃自遠以及近夫舜樂所以感物者未嘗以某  
樂感某物以某樂感某神帝王作樂之意大槩相  
似何獨成周之樂而不然哉故曰此文不惟不經  
仍自相背戾不足信也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  
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  
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  
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  
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  
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  
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  
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



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言禮十有二之中上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祗乃至於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况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祗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

周禮非盡出周公况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陳澧曰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祭者報天之大事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焉天秉陽日者眾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



臣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与月焉故以日為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以為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祔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陳澧曰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用龜以卜而于祔宮此親考之義其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誓戒命令衆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太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祭報報白日特蚤晚及牲事之備具也

臣按曲禮云大饗不問卜周人郊用冬至則有定日矣而此入云卜郊何欤考古註疏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鄭氏



又謂迎長日之至為迎春分之日漢人去古木  
遠其言亦或有所據不然則此所謂卜郊者果  
何卜欤或者以下文有帝牛不吉之言而以為  
卜牲然此明言卜郊不言牲也况冬至祭天  
是日日既至矣無所俟於迎迎者未至而逆之  
之謂也鄭氏所引易說謂為迎春分之日豈其  
然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  
聞蓋古卜法不存而擇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既  
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明

上躬請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

次日早 朝復

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檄京都城隍神徧請天下當祀神  
祗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  
各官于齋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  
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祀 喪婦反道御為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



陳皓曰圮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剡道路上之士  
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  
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不諸事皆不待上令  
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脩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  
即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  
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華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  
裘外服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又曰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  
內心之敬故因丘埽地陶匏稟秸䟽布素車之類  
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纁藉五  
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人變之音黃  
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  
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以致  
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  
事天之禮盡矣



臣按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則其所垂之象使  
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駕吾禮之所施  
設文飾莫非天之象焉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譜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  
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  
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  
則天與帝異合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

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  
言上帝與此同意

臣按祭祀之禮皆所以報本反始而郊祀上帝  
而以祖配此又報本反始之大者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孔穎達曰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以對日耳蓋  
大獨為一壇天神等共為一壇

楊復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  
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



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季秋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群神告備于天  
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  
乃祭百神蓋可知也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禋祀實柴燔燎為祀天神  
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卽是以禋祀祀昊天  
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鬻伯雨師  
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獻于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  
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猶恐

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祀之乎夫混以祀  
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  
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則天子行幸而  
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  
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  
具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  
以為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饗王者以其祖配  
揚復曰考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孟獻子之言則  
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  
之說也自鄭註有感生帝之說更漢魏歷晉宋至  
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至北齊始取其  
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分為兩祀隋唐承用其  
說至于今而不發推原所自是誰之過歟然正理  
在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熾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  
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

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

常行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於其器之色

吳澂曰禮神者殆告神時薦于神坐也蒼璧禮天

蒼象天之色圜象天之形黃琮禮地黃象地之色

其牲幣各倣象其玉之色此言郊祀玉幣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鄭玄曰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謂祭天於

南郊及宗廟



禮器祭天特牲

鄭玄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如繭如栗積也

陳祥道曰大禮必簡簡則內心而貴誠故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猶用也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

稷牛惟具

陳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

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

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

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謂設中之

吳澂曰鬯者釀秬為酒而芬芳條暢也秬如黑黍

一稔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

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

為巾冪而畫黼文也

臣按大宗伯云涖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

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馮其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

大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

陳祥道曰凡祭祀天地諸神皆有五齊三酒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二曰醴齊醴醴也成

而上下一體三曰盎齊盎翁也成而翁四曰緹

齊成而紅五曰沈齊成而滓是五齊用之祭祀

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

之酒也二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

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犧尊疏布鼎禪杓

陳澧曰大羹者太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

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為犧牛

之形此尊以麤踈之布為覆鼎禪白木之有文理

者杓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馬晞孟曰天子之尊非不足於耕也蓋身致其誠

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以上祀天醴齊粢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程頤曰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

大聖亨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印

我

盛于豆

木器以薦菹醢

于豆于登

大器

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

朱熹曰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

臣按謝枋得謂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與氣在溟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醑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蕪嶺海之香木以代鬱金亦此

意其氣之芬馥清遠有非蕭挂鬱金所及者用之以祀神禮所謂以義起此亦其類歟

郊特特器用匏陶

瓦器

以象天地之性也

陳澔曰匏陶物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

簞簞之安而蒲越音藁藁藁之尚明之也

鄭玄曰凡常居下莞上簞祭天席蒲越藁藁之尚

也二者皆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

以上祀天之器

以上郊

天地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六

五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七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下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宋深密靜密於緝緝也。

熙也 熙光明 單厥心。肆其靖靖安也。

朱熹曰。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

累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此郊之議

援此序以為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為康王



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  
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  
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與太史氏為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  
而各有所主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  
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  
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  
至于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曰事  
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

詩顧於止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  
臣竊以為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未  
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為成此王業則未  
必然爾詩之意蓋謂昊天上帝有此成定之命  
文王武王實受之成王繼之不敢康寧夙夜積  
德以承藉文武所受於天之成命者既以深究  
而靜密矣於是歎美而言謂承天命以主天祀  
者宜繼續文武光明之德竭誠致敬單盡其心  
亦如成王之不敢康寧庶幾安靖天下而保祖  
宗所受昊天有成命於無窮矣於者歎辭作頌



者首言天命繼言三后之德於此又歎美而發其端欲其後人主是祀者不敢廢墜天命以常大報天之意意者此詩實是郊祀之頌成主之世蓋已有之而未及成王康王嗣統新作此頌因祖以及考不然則是康王就舊頌中益以成王不敢康之一語於二后受之之下亦不可知也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哉

愚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朱熹曰此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為有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失之臣不撥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祀天

樂章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

揚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前並無六天之說。玄後出乃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為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園立於郊似矣。然又謂

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為五帝。則非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乎。鄭則夫矣。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為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

馬端臨曰。舜攝位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湯伐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伐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



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  
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  
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于周禮先儒名以其  
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  
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皞炎  
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  
者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  
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

臣按先儒謂以形体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  
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

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  
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  
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  
名其神各主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  
附會而為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  
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理况六五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  
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  
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



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為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為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為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况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因厄。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諉為異教之徒。自相崇

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其尊敬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言以父祀天之禮始子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朱熹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于姜嫄。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



言之則謂之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其形躰稱之曰天配天以祖

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為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其為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為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以同行脗合



而無間是蓋以義起者歟以上論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  
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  
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  
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  
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于秦無復存者秦  
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拜青黃赤而  
祠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

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  
之問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  
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  
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  
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始於周而其所行  
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  
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  
代創業之太祖曾不得一旦配享于天可慨也  
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三代以  
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休於



禍福之說南北郊與其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故事為圓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壝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營宿五官神五嶽之屬皆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時及

其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二君者親郊頗多而其他則領之祠官脩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漢如也光武置郊立于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而一禮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欤以上。漢朝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



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揚復曰禮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註謂魯以周公故得郊于上帝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蓋郊事尊祖以配天故先告后稷以將配天之故焉自此以後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則此古禮然也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

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嗚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自虞書類上帝始而尤詳載於周禮禮記此則唐虞三代報本反始之大事也未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此正禮也其與道家者流本無干涉唐宋之世乃用青祠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礼此何謂哉彼方士之云云乃瀆亂不經之



邪說也。願以之而間雜於吾聖人報本反始之禮。而欲致上帝之居歆而靈貺之饗答。雜矣。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比如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蘇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

胡宏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祭。祭祀之禮所

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為物。非他。卽吾之誠是已。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乃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士不可以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為母。齊衰期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王者以父



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地。所以神地道也。各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

朱熹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為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祭社只是祭地。

臣按胡宏謂聖人言郊必及社。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祀地。朱熹亦取其說。然以臣觀之。天蒼然

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為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為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資。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脩歲事也。歲事之脩。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為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然禮雖不盡。合古而心之誠。則未或



間也。至於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為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缺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聖祖斷自宸衷，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蔭補、賜賚一切革去，顛顛焉惟用心於牲幣之潔，虔齋戒之嚴肅，其儀文易行，其禮物易備，行之餘百年如一日也。豈非萬世通行之典哉！

唐宋郊祀之制

以上郊祀天地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上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程頤曰：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

吳澂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



敬之精神也

臣按祖考精神自有生以來禪續承傳以至於今日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而祖考之精神又即其所承祖考之精神也先儒謂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先王設為廟祧以聚祖考於其間而子孫致其孝享之誠上以承祖宗氣脉之傳下以為子孫嗣續之地使其精神萃聚凝結而常不散繼承而永不絕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孔穎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朱熹曰文祖者堯始祖之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受之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世之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臣按伊尹此言可見七廟之制不獨周始有之而商以來固有之矣然不但自商始也伊尹之



為此言想必商前已有此制故以是告太甲亦猶賈誼告文帝以為漢明神之意由是以觀則宗廟之祀非但以報先世之德亦可以厲後世之君勉其脩德立政也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蔡沈曰言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陳大猷曰大勲勞之人方得配食此言與享如周禮司勲凡有功者祭於大烝耳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曰於歎深清靜廟肅敬也雖和也顯明也相助也

濟濟多士執事秉文之德對越於也在天駿大而疾也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尊奉無射於人斯辭語

朱熹曰王在新邑烝祭歲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

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又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

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



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  
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  
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  
有厭斁於人也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  
以清廟為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  
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  
而不及乎他云是詩惟一句說廟首一句之外  
皆就助祭者言雖不言文王之文而文王之所

以為文隱然自見於雝肅顯相對越奔走之間  
矣

詩雝頌有來雝雝和也至此肅肅敬也相助也維辟公諸侯天

子穆穆天子於祭薦廣牡大牲相陳也子肆祀假也哉皇

考文綏安也予孝子武王

朱熹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  
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其和敬之  
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  
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臣按周頌祭先王之詩多言諸侯之助祭此章



乃武王祭文王諸侯助祭之詩下章載見辟王  
乃成王祭武王諸侯助祭之詩孔子謂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祭揚雄謂寧親莫大於得四海  
之歡心者此也今  
國家一歲五享

一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即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古灌字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享先王

鄭玄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  
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  
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始獻  
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  
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裸禘言饋  
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  
吳澂曰肆獻裸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祠



禴烝嘗四時祭名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為主  
 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  
 以薦新為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  
 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禘者於太祖之廟合群  
 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吳澂以肆獻裸為禘饋  
 食為裕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裸而獻有薦禮  
 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  
 禘裕也但四時之祭雖有裸饋然其節文比於  
 禘裕為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禘

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裕各  
 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吳澂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謂之  
 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雖有七  
 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為昭穆也周雖有



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為言也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並言而昭穆之次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於此耳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為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司勳詔之  
鄭玄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臣按周書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求義侯桑世傑十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王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  
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

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

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

元勲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知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

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三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之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  
文武之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遷遷至懿王時  
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  
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  
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  
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



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焉其大略不過如此

又曰以諸侯之廟明之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

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嚮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六世之後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二世祧則四世遷



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  
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  
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  
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  
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矣  
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  
尊卑五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  
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  
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  
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

所易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七  
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  
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  
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為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為  
是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  
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况商書已云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天子植

與特

初禘禘禘嘗禘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初當為祠禘

當為禴植謂各祭於其廟禘謂合祀於祖廟

陳祥道曰天子之禮春則植祭夏秋冬則合享植

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又曰禘有三年之禘

有時祭之禘時祭之禘小禘也三年之禘大禘也

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為小禘

矣

陳澔曰禘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禘則群廟之主

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

太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

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

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昔李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

他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

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况天子以

燕安之體具冕服躬裸饋乃於半日之短爨行

九獻之盛禮而欲一日七舉行雖強力之匹夫



有所不勝也。况萬乘之尊哉。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杓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為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况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當作獻。開水。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雞嘗黍。羞以

舍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

陳祥道曰。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

方慤曰。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四時各有新物。必先獻而後食。蓋事死而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說。解者率



以為二臣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為几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即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水為之在室設之室內醴酒之一在戶設之稍南醑即醴在堂設之澄酒即醴

在下堂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為主人告嘏為尸致福於以降上神在天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陳祥道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醑所以在戶粢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鍾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祜之承在我在



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  
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  
也

臣按古者祭祀陳設禮物莫不各有其義然不  
惟備夫禮物也而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夫  
婦之間必彛倫以叙恩義以篤同心合德以秉  
誠盡禮然後得以承夫之祐焉所謂祐者豈休  
徵嘉祥之謂哉在乎人倫而已

作造其祝祝號美玄酒以祭薦其血毛殺牲之時星  
取血及毛月  
其俎盛於俎熟其殽醴薦血腥時用醴  
薦熟時用醴以獻薦其

燔炙燔肉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死者  
之鬼是謂

合莫求其契合於  
冥漠之中然後退而合烹合而烹煮  
之使熟觶其大

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釃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善也此禮之大成也

方慤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  
以神道孰其殽則事以人道

周諺曰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  
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  
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臣按先王制為祭祀之禮凡器物之陳節文之



變皆有深長之意存乎其間

禮器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澔曰：壘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壘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壘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澔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曰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室，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臣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為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也

郊特牲周人尚臭周人所尚灌灌地用鬯以秬黍合鬱金草為之臭鬱合鬯鬱既成和以鬱金之汁臭陰達於淵泉先求陰灌以

圭璋以圭璋為瑱之柄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蕭香合黍稷取此蒿及牲之脂臭陽達於墻屋使其

達於墻屋之間故既奠然後絜絜也蕭合羶馨也薌香也即凡祭

慎諸此

馬晞孟曰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易曰觀盥

而不薦語曰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推此足以知周人尚臭之意也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声

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氣有陰陽之別用秬

黍和鬱金香為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

神於陰取香蒿及脂膏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

達於墻屋是以臭而求神於陽行假品物羶薌

之臭以通神明薰蒿之氣古人所以感格乎神

而致其歆饗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如此

詔告白祝於室取牲之臍骨燎於坐尸於堂灌鬯之後尸坐



西南也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正祭祝于主索求祭也祭于枋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皓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其甫也枋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云祝祭于枋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枋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為枋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枋也於彼於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乎或遠離於人而

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于枋庶幾可求之於遠處乎

臣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於神靈者非止於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以上宗廟饗祀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十九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下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吳澂曰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為一時禘當作祠此言每歲時祭䟽數之義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祭期大促密疑若煩縟而媿瀆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祭期太闊遠疑若怠慢而不思其親天道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一歲通

此頁為書中附錄，內容極其模糊，似有經文或禮制之說，但字跡難以辨認。



有四祭是為不數不䟽而得其中合於天道三月為一時之節也

周譜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吳澂曰鄭氏謂霜露既降上脫一秋字此承上文春祠秋嘗而言陰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秋謂自孟秋之月以接乎秋後孟冬之月

也巳霜則霜降未霜則露降悽愴悲慘之意春謂自孟春之月以接乎春後孟夏之月也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濡怵惕驚恐之意來謂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來也往謂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也履秋時霜露所降之地而悲慘者非怯其寒而然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往故悲其不可復留也履春時雨露所濡之地而驚恐者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來如將見其在此故驚其忽有所見也



黃裳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澔曰五其字及所為皆指親而言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儼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愴然太息之聲也

臣按齊之日致其思慮祭之日若有見聞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常常若其生存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

陳澔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  
也非不祥言非以死日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  
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  
私不敢盡心於已之私事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  
死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  
親有欲之之色也

方慤曰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

臣按或有問於宋儒張載曰忌日有薦可乎載

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  
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  
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  
禮者慎終如始也

臣按儀禮無天子宗廟之禮雖諸侯之禮亦亡



所存者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乃大夫士之禮而已然儀禮雖無其禮而散見於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者其儀文名物之義猶有存者雖其參錯不一渙散無統然因其言繹其義而尋其脈絡之所自部分之所屬分析而條理之使有所歸宿而又酌取周禮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諸儒註疏有及於禮者推類而求之則墜緒可得而尋古禮可得而復矣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析衷以為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屬其門人黃幹楊復

復自致齋而裸獻自裸獻而饋獻以至加爵徹俎旅酬登餼繹祭之儀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可考也臣竊以謂古禮今世雖不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亦不可使其泯滅不存况禮為六經之一雖時異勢殊事難卒復然天理自然之則人事當然之義則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也乞  
詔儒學之臣假以秘閣之書俾其參考編類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  
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藏之學



校頌之天下垂之後世使夫自古聖賢精神心術之微儀文度數之詳不至於墜地是蓋天地間一盛典

聖明朝一大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熹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遼絕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闊遠難盡感格之道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故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裸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臣按禘者王者五年之大祭也。先正謂先王報本反始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祭禮之太。莫有大於此者矣。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之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揚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祭于太祖之廟。臣按：禘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禘禮。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禘焉。謂之

大禘，則此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年

一禘五年一席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爲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

朱熹曰：左氏云：時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祧，亦但



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是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閨加一祠歲祠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聖王有作宜酌而行之可也

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朱熹曰此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所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熹曰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



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道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臣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兩言者仁人

孝子不忍死其親而萬世奉親思孝之要道也陳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休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齊戒前祭一日而省視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裸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彊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犴祭夏秋冬則合享犴祭



各祭於其廟合享同祭於太廟

程頤曰歲四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

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



之以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為一世而各自為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牲祭夏秋冬則禘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為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群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夕於其廟告以時禘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禘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禘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大

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為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舍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祭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



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為此。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為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升

左大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為太祖。然太祖去僖祖不祭。則又失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蓋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為



今日可行也 臣昧死謹言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議

蔡邕曰聞古者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明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胡寅曰送終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鬼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

一廟中而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鬼為有知虛廟祐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于寢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臣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思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鬼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亦不為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



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春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

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後世行之雖非古也。然祖宗體魄所藏留骨所在為子若孫者漠然以土壟視之閱歲踰時不一展省焉。其情安乎。情之所不安義之所不當此禮所以貴乎義起也。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在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即寢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



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  
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  
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  
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  
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  
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  
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  
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

則有罪臣竊以為人子於其親當一於禮而不  
可苟於其生也則既事之以禮矣迨其死也其  
體魄之歸於地者為宅兆以藏之其魂魄之在  
乎天者為廟柝以棲之其洋洋乎在廟柝者則  
固事之以生矣其纍纍然在立壠者安忍以死  
視之哉但為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殺一  
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乎得古人起  
禮之義云則此禮雖古無有而今有之亦不為  
過矣夫上陵雖非宗廟之禮然亦所以紀其先  
也故附於宗廟之禮之末







而後出謂之宜

臣按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故人君建國必先立社欲有兵戎之舉必有事於社而後啓行爾雅所謂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者也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報秋報社稷也陳道祥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祗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社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謂壇與而樹之田謂壇與主田神后土田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賈公彥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犬社犬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埒於四面也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

臣按周禮鄭氏註此謂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



即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所對者也。或問朱  
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熹曰。以木爲社主  
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爲主。後世  
乃易之以石焉。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賈公彥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  
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  
皆有稷配之。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  
稷之壝。令社稷之職。

賈公彥曰。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  
壇。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  
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  
貢徐州貢五色土。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  
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  
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  
稷之法也。令社稷之職。謂未祭之時。令諸有職事  
於社稷也。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賈公彥曰。歲時春秋也。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



豐熟秋祭社以五穀豐稔所以報功  
黃幹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  
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  
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  
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  
亦是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  
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  
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  
母之義也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太宗伯以血祭社稷

鄭玄曰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  
德者配食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

若大師則師有司大祝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玄曰王出師必先有事於社而以其主行社主  
曰軍社書曰不用命戮于社社主用石為之奉謂  
將行也

臣按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



當時壇壝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為主如喪  
之車然遇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  
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爲之  
故曰有司立軍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

牢圜也

諸侯社稷皆少牢

方慤曰大牢具牛羊豕馬少牢則羊豕而已。天子  
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  
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陳澧曰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  
擇甲日之善者歟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  
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  
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為是。圻所謂  
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曆春  
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為官府祭社宜用仲  
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為  
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  
旬丁在戊後必先擇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



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之為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況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慤曰：郊用特牲而召詔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朱熹曰：社是土神。社之所以有神能生物便是神也。

馬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

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方慤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



陳澔曰薄作臺於周為亡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  
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臺其上則  
天陽不入。燔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陳澔曰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  
明之也。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中雷與社皆土  
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雷天子諸侯之國  
則祭土神於社。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也。

祭法王為群衆姓立社曰大社秦王自為立社曰王  
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孔穎達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在籍田。王所  
自祭以共粢盛。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  
在籍田。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

張載曰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是一社。大社祭天  
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

陳祥道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  
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



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  
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謂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  
為戒。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

臣按聖人言郊必以社對。謂郊以明天之道。社  
以神地之道。說者謂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明  
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神  
之欲民親而尊之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上  
帝。以血祭祭社。稷。禋天則以氣。以天陽也。祭地  
則以血。以地陰也。禋祀祭天。則兼地。血祭祭社。

則兼稷。胡宏謂社即北郊。朱熹有取焉。臣竊以  
謂地之所以為地。積土而成也。地其總名。所謂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五土。則各分而名  
之也。分而名之。則各一其土。合而言之。則皆地  
也。人在天地間。仰而視之。同此一天。即其所在  
則各一其地也。天父也。父一而已。母各有所在  
故惟天子得以祭天。祭天而遂及乎地。下而諸  
侯。卿。大夫。士。庶人。皆得以祭其社。社之名雖同  
而所祭之神則各不同也。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



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孔穎達曰。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也。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能治九州。故祀以配社之神。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為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為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

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為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

太祖太宗並配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子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



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王者立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周禮別無祭地祇及祭社之說。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

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



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以上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吳澂曰一圭而卽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圓象天而

一圭所卽於天道為不足故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鄭玄曰案宗伯實柴日月星辰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

陳澧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方慤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祭星之所謂之幽宗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方慤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

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不時於是乎祭之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為壇坎而祭遇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祭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為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以中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

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歲之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  
能與台也

王昭禹曰天之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而民數  
有登下。司祿所以制穀之凶豐也。而穀數有多寡。  
孟冬既祭司民司祿而後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  
歲于天府。所謂天實司之也。然則天府之所掌。凡  
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楊復曰當獻民數之時祭司民所以報天生烝民  
之德也。當獻穀數之時而祭司祿所以報天生百

穀之德也。即一事之所主而名之曰司。因一事之  
功而察報之。則曰司民司祿之神。亦如司春司夏  
司中司命之類也。

臣辨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  
也。而觀師雨師亦以為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  
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  
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  
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  
神。必指為某星。則執泥矣。風而為箕。雨而為畢。



可矣。則夫後世所祀之雲雷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已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陳澔曰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祭寒暑者。寒暑一來一往。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送寒。

臣按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而有寒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晝卦陳象。威効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發於群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



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  
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  
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  
嘗合而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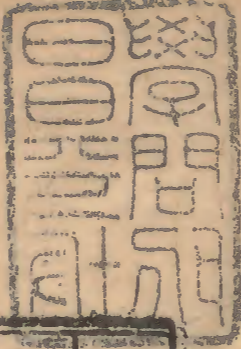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以爲一壇以  
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  
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  
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  
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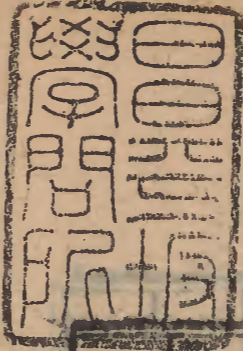
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  
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  
盖有間矣夫雲興而雨霈既祀夫雨而獨遺於  
雲可乎峙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  
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  
山大川遼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  
而

宸居所蒞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住  
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入蒙其至治之澤  
 而凡冥漠之中有薰蕕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  
 焉嗚呼至哉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以上國家常祀之禮上

蓋有問卷第六十終

聖賢之體具中非  
 仗而必與贊爾外未嘗出者出皆出自



